

絕句小說外一題 牽手

淑氣昭融春意盎然的畫面。鮮花叢里她低眉羞顏。他小聲驚嘆：“人比花嬌艷。”

實習車間，他沉湎她熟悉的身影燃起情懷溢滿心田。

他斗膽試探：“想與你牽手。”

她莞爾一笑：“學業為先，練技能奪冠。”

他心一沉：“我也努力爭取上國賽名單。”

一日，驟然停旋的刀片銷下她的指尖，血濺衣衫刺疼他心抖顫。急打車送她奔醫院，掛號、交款，悉心照料陪伴到出院。打水、買飯到她傷癒痊。

操作台上共同討論，精細演算；勤學苦練抑制了彼此心念，時光飛輪旋練出技術的精湛。國賽雙雙奪冠，圓夢免試升入高等學院。

路邊，他追上她，一個飛吻封唇野蠻着她的慌亂。

她臉紅，心跳，氣喘，使勁推他：“笨蛋，我，我暗戀了你兩年。”

他驚喜地抱起她，飛快轉圈。



臘八粥

朔風凜冽呼嘯着砭骨的寒，流感病毒肆虐侵擾人間。

他咳嗽聲撕裂着她的心肝：你想吃啥？只要你吃我就去做飯。他慢慢搖頭，又微微睜眼：臘八節還差幾天？

她掐着手指數算，忽靈機一動：就是今日。

她把僅有的豆類找全，淘米，舀水，燃起裊柔炊煙繚繞家的溫暖。

她端一碗臘八粥盛滿對他康復的祈盼，放在他床前；他

想起家中的妻兒淚珠斷線：這粥真香甜。她轉身，找來珍稀的白糖撒上少許，快吃吧。

她再把熬熟的鍋添水加熱，與幼子泡着窩頭慢慢吞。

他端着滿碗粥步履踉蹌：知道你全盛給俺，其實離臘八節還差五天，我只要半碗。

他討飯病倒在街頭。寡婦的她揹馱着閑言碎語攙扶他回家療養，直到他恢復康健。

二十年後，兩家兒女締結姻緣。

作者鄭建靈，網名等閑視之，絕句小說新文體學會(籌委會)常務副會長。完成近50篇絕句小說，作品散見二十家國內外紙媒。

新年的心情

似乎現在的人對過年沒有太大的慾望了。說休息吧，每個星期有雙休，有的還有年假；說吃吧，雞、鴨、海鮮，只要有胃口，基本上都能滿足。說穿新衣吧，現在一些女性衣櫃里，早已掛滿了新衣，甚至是名牌服裝。

上世紀，改革開放以前，人們對過春節的興趣極大，特別是對小孩子來說，對過年過節這么大的誘惑，無非是那時的每年的“特殊日子”，能夠吃到平時不敢奢望的雞鴨魚，開油葷，還能夠理直氣壯的向父母索一套新衣服，一雙新鞋子，還有老輩發的幾角、幾元的壓歲錢。這些對現代人來說，已經沒有意義和價值，所以說到過春節的心情，也快樂不了那兒去。

但是我覺得，世間萬事萬物，看你怎樣去理解？關鍵是你看問題的角度。工薪族，辛苦了一年，到春節前，單位要開總結會，如果你對工作滿腔熱情，就會因一年來取得的成績快樂非常。同樣你如果對工作認真負責，你就



會因為一年工作中的過失而痛惜，願意來連亡羊補牢，把工作做得更好。

就不說工作，就說業餘愛好吧。眼看就要過春節了，愛好寫作的我，把一年寫作發表，郵政局收到找到的樣報、樣刊，還有獲得的證書以及獲得的稿費，獎杯、酒、名著等獎品，放于案前，此時是非常的快樂，像一個農民，辛勤在土地上耕耘了一年，獲得了收成，一一閱讀把玩，品一杯獎勵的酒，那是多么令人爽心悅目高興的一件事。然後在心里盤算，新年將多讀多寫多學習，多努力，取得更好成績。

如果你是快遞小哥，或者自己正在創業，也許你正在打工，只要在過去的一年，不是混過去，你就會發現自己收穫多多，對新的一年，就會有更多憧憬與夢想。

這樣想，春節將到，我們在新年里的心情就會偷偷快樂着，願搭乘歲月的列車，前往新年的人生旅途，通過奮鬥獲得自己工作中生活中的幸福。

作者蔣元順，四川西昌市勝利東路煤療小區

老屋·春

父親把我出生的地方叫做老屋，其實就是村邊那三間建于民國初年的土磚瓦房，坐北朝南，屋前有一個小院，院外是一望無際的水田。三十年前父親帶著全家就住在這兒。因為年代已久，無人居住和修整，如今只剩下殘垣斷壁，但是它陪伴着我走過了人生的那段春天旅程，因此我至今捨不得改換它的舊貌。

初春時節，冰雪消融，煦暖的陽光照進老屋，灑滿小院。院角那株與屋檐齊高的楊樹，光禿的青褐色枝條，不出幾天，就會悄悄吐出一粒粒黃豆大小，錯落有致的嫩綠芽苞。此時，院角牆根下的小草也不甘寂寞。你看！他們從磚頭瓦礫的縫隙中，一個個拱出新綠，有些不知名的，竟然吐出了零星的花蕾，招引着三兩只蜜蜂，在那里抖着金色的翅膀，嗡嗡地纏綿。

“幾處早鶯爭暖樹，誰家新燕逐春泥？”記得兒時與村里的小夥伴在老屋院子的空地上玩遊戲。忽然一日，一雙春燕歸來，唧唧喊喊的叫着，匆忙地飛進老屋，繞着梁際而盤旋，此刻，我興奮得手舞足蹈，拍掌追逐，父母見狀，每每告誡我：燕子不能捉。然而頑劣不懂事的我，會趁父母不在家時追捉燕子，有時好幾天不見燕子飛回來，心里不免產生一種失落感。不過，燕子極具靈性，只要不過分傷害它，依然會回來。春燕勤勞而執着，戀人也戀家，不分貧富，不管房子高矮或新舊，只要選中誰家，就在誰家，來去匆匆，忙碌着唧唧築巢。它陪伴我度過了難忘的童年，以致給了我難以忘卻的啓迪與激勵。

因為陽光、花草和春燕，足以把老屋裝點得美麗而生動。憶起兒時此時此景，總讓我忍不住掩卷遐想，心馳神往。

“椿樹蓬頭浸谷種”。農民在初春時節就要準備春播。為了使播下的谷種有個好收成，

在春播浸種前4~5天，要“曬種”。父親總會選一個陽光明媚的大晴天，從老屋取出用袋子密封保存着的早稻穀種，這是父親在頭年收割水稻時精心挑選出來的，粒粒金黃，個個飽滿。它代表着全家來年的希望。父親捧着它，像一件珍寶似的，把它拿到院子里，放在用竹編的簸箕上，攤開來曬。父親讓我搬出一把小木椅坐到院子里，一邊寫作業一邊看守谷種。當我長時間低頭專心於寫作業時，樹枝上那幾只

早已餓極了的麻雀會伺機飛落到簸箕邊偷吃幾口。

到了春季插秧時，天氣漸漸的暖和起來，打赤腳下田已不再感到很凍了，莊稼人開始忙活起來。這不禁讓我想起南北朝時代布袋和尚的《插秧詩》“手把青秧插滿田，低頭便見水中天。六根清淨方為道，退步原來是向前。”

我的三姐是個插秧好手，動作極其輕快嫻熟，像鷄啄米一樣，一眨眼功夫，手中的一大把秧苗就在水田里一撮一撮地“站”成兩臂多寬的一行。村里人挑秧路過田頭，個個夸姐姐“你真是個插秧機！”

暖暖地陽光照着老屋前那片水田，微風掠過，嫩綠的秧苗間閃動着春光，溫潤的空氣中帶着春泥的氣息，眼前好一派生機，彷彿一下子觸摸到了春天。一畝畝秧田伴隨着春天輕盈的腳步，日漸綠起來，原先的田埂看不見了，它們已被逐漸密攏起的水稻遮掩。路邊的青草和各種野花，總在我兒時上學的小路上輕輕地搖動。

如今，離開老屋已經整整三十年，每年春節回老家，總免不了要去老屋看看。冬去春來，春暖花開，這裡的一草一木，一田一地，都在不曾見過的陌生中包含着一種剪不斷的熟悉，它們正默默地孕育着新的希望。

作者吳七文：廣東省青年工人作家協會會員、山東省青年作協會員。在國內外多家報刊雜誌發表過散文、詩歌、小說等。



童年的記憶 烤地瓜

大人說話就是“放屁添風”，學校當時也放秋假，村里的小孩很多，地里也有不少，大人幹活是不按時間的沒有早晚，有時候一塊地不干完是不收工的，勞動強度可想而知。

小孩子不撐餓，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。那時候種地瓜的多，挖個小小的溝，放上地瓜，路邊木材木棒秸秆也多，信手拈來，烤地瓜就開火了！大家圍着一圈，眼睜眼望着地瓜變熟，藍煙裊裊升起，就像支撐天上的藍天白雲！秋天，蝴蝶翩翩起舞蜜蜂載歌載舞，螞蟻鳴叫加上蔚藍天空，環境真的好美！

烤地瓜也是一個技術活，還要不用兩個樹枝子當大筷子，把地瓜翻來翻去，要不然烤不熟地瓜會很難吃。地瓜由紅變黑，火苗把樹枝燒的啪啪響，隨着火苗的不斷燃燒，溝上的



地瓜慢慢變小，水分少了，地瓜也就熟了。然後把烤地瓜全部放在底火上，用土再埋上，那時候叫悶一下，意思就是鞏固一下地瓜的成熟度。不大一會，大家把土扒開，你一個我一個，絕對的是共產主義。剝開皮，地瓜的幽香味道撲面而來，那時候莊稼都不施化肥，全部是農家肥，所有的糧食都非常好吃！有時候烤地瓜一次不飽，還要再開火？。算得上天然美食！

這么年過去了，仍然懷念小時候烤地瓜的味道：香甜爽口！

作者：孫啓東山東省棗莊市嶧城區金陵寺街



庭華的故事

庭華說：“沒啥好說的，不成故事。”我說：“你就不要賣關子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就快點告訴我！”

經不住我幾次三番、幾次三番的蘑菇，庭華終於向我開口道——

那天傍晚，我和幾個朋友在花神湖游泳。朋友當中，我體質最好，四百多米寬的湖面，我一口气就游到了對岸，但往回游時，就氣喘吁吁的了。我剛想上岸休息一會兒，忽然聽到湖對岸傳來了一個女子的呼喊：“救命啊——救命啊——”

聽到呼救聲，朋友們一齊向我喊道：“庭華，快快救人！快快救人！”我說：“我就是再游到對岸，怕是也沒有救人的力氣了。”但對岸的呼救聲一聲緊似一聲：“救命啊——救命啊——”

真是急中生智。這時，一個朋友提醒我說：“快從大橋上跑過去！”對！我為何不從湖面的花神大橋上跑向對岸呢？這要比游到對岸快得多，也省力氣呀！我立馬上岸，拼命地向大橋跑去。

我一邊跑，一邊想：想不到這英雄救美人的美事讓我遇上了。平時只是在小說、報刊上讀過，在電視、電影里見過，看來這都是真有其事的啊！這不，今晚就輪到我成爲英雄了。

接下來也沒啥好說的，和電視、電影里沒有多大差別。比如說：我想到了這個女子的長相，一定是個美女；我想到這個女子的年齡，怕比我小不了幾歲；我還想到我把她救上岸時，還要口對口地進行人工呼吸等等。

我們就這樣認識了。再後來，我就交上了桃花運。這個女子爲了報答我的救命之恩，先是成了我的朋友，後來成了我的情人，不久就成了我的妻子。我一邊想，一邊跑，臉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

當我跑到大橋中間時，我已看清了出事地點。那女子就在離湖岸不到二十米處的地方，那女子仍在聲嘶力竭地呼喊着：“救命啊——救命啊——”

我看到許多人聽到呼救聲，都在奮不顧身地向出事方向游去，彷彿是進行游泳大賽似的。對岸的人，也在向呼救的地方集結。當然，也有許多人和我一樣，正從大橋上向對岸

跑去。

從湖中游過來的人們，和我一樣從大橋上跑過來的人們，從四面八方趕來的人們，終於彙聚到了出事的地方。

我們看到，喊救命的女子平安無事。喊救命的女子平安無事，大家都感到很失望似的，就連我的笑容也顯得無可奈何，但又不得不笑着問：“你喊什麼喊？”

在大家失望的目光下，那個喊救命的女子感到極爲委屈地說：“我能不喊嗎？是我最先發現那個男人不行了，眼看就要被水淹死，而我一個女子，剛學會游泳，沒辦法救他。我不喊救命，難道就讓他淹死不成？”

那個女子喊來了許多救命的人，但誰也沒有注意到，究竟是誰把那名落水的男子救上岸的。

庭華說：“那個喊救命的女子，會水，沒事。真的沒啥

好說的了。”說到這里，我看到庭華低着頭，又搖搖頭，語氣簡短而又無力，顯得非常惋惜的樣子。

作者魏鵬：江蘇作協會員，在報刊雜誌發表多篇詩歌、散文、小說，有作品獲獎並收入多種選集。

